

拜經樓詩話

山靜居詩話



古文真賞



拜 經 樓 詩 話

吳 審 築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山靜居詩話（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拜經樓詩話

此據藝海珠塵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拜經樓詩話

一

自序

吳騫字嵩江海寧州人·號兔牀·断

著述之道，蓋難言矣。昔人論詩話一家，非胸具良史才不易爲。何則？其間商榷源流，揚扢風雅，如披沙簡金，正須明眼者決擇之。予于有韻之語，初未能研其得失，諳其良苦，又烏足以操三寸不律而雌黃而陽秋哉？顧已雖不能詩，乃心有獨嗜，遇朋箋酒座，聞人談藝，亹亹忘倦，輒或樹齒牙其間，且筆而識之，殊不自悟其弗可已也。間復以史喻之，夫學通古今，識究天人之際者，固推南董遷固之才，亦有爲別史，爲稗史，爲燕史，爲穢史，下至卮言諛說，巷議街談，苟稍足以資記注而廣多聞，要未必爲三長之士所盡斥，然則是編也，姑存之以備詩話之稗乘，或庶幾焉。至書中先後緣隨得隨筆，故不類不次，亦略仿宋元人詩話之例，超覽君子，或弗以叢雜爲嫌，而更匡其所不逮，尤厚幸云。

嘉慶三年歲次戊午秋七月吳騫識

蕺山先生嘗著大學古文參疑及古記雜言諸書，其意頗尊信豐氏石經古文。吾鄉前輩陳乾初先生，山陰高弟也，晚著大學辨一書，同時若桐鄉張考夫、山陰劉伯繩、海鹽吳仲木、仁和沈甸華諸君，交遺書

爭之而乾初殊不顧。蓋自謂實有所承也。乾初晚家泥橋，流離坎壈中，論著不輟。每有所就，即設山陰先生位，爲詩文而祭告之。其集中載告山陰先生文曰：「明明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葬書非古大學非經。某也闢之不遑，敢尊得曰上，咨先聖下質。朱程是耶？非耶？昭然甚明。某之誣妄，是極是懲。如其未謬，寧弗我矜。蓋其篤守而不移如此。」大抵二公皆參用姚江之學。

陳爰立先生枚，乾初從子也。少工詩，與龍山祝眉老、潤文角里蔡、養吾遲等十餘人，結省過之社，日相唱和。爰立行尤高，少補諸生，旋棄去。窗前植蟠柏一株，夕吟哦其下，自號霜柏子。卒年四十餘，遺詩多散失，存者僅三數十篇。其論詩云：以溫厚蘊藉爲體，以風雅鼓盪爲用。思入深沈，調出俊爽。宏麗詩不落濃俗，幽靜詩不落枯淡。雄句宜渾，不宜粗；婉句宜細，不宜巧。一觀意思，二觀體裁，三觀句調，四觀神韻。四者皆備，方爲全詩。四者中更以意思神韻爲主。觀此可以覩其詩學之造詣矣。

朱茂才亦大名津別字曉亭，祖嘉徵父爾邁，母葛氏宜竝以詩鳴，故亦大少工吟咏。所著曉亭詩鈔，氣格清淳，時造晚唐佳境。所作不輕示人，故罕知者。予旣錄數篇入湖海詩存，頃復讀其楚游偶咏，隨筆於此。寒沙森森挂輕帆，灑酒離亭有阿咸。白雁聲中辭故國，黃花節裏換征衫。風迴江閣星初亂，樹倚秋城月半銜。此去湘湖清似鏡，且須放眼滌塵函。酬別芸華想汝幽棲迥出塵，竹亭花塢合長貧。僻知古道終嫌拙，老覺人情始念真。棋落枰邊難了局，波迎井底又翻新。薄游不止憐分袂，耿耿雄心按劍頻。

臨川先生及達別星垣，卻寄素影斜臨紫塞寒。天涯懶向九秋看，幾時回首腸堪斷。夜笛初高曉角殘，秋月蕭瑟商聲入。

夜長亂葉殘葉下金塘。無端吹斷還家夢。散作征人滿鬢霜。秋四野微吟聽未終。夜深斷續遠含風。可堪切切淒淒意。多在月斜煙淡中。秋蛩摘句五言云。雨長深水腹。雲斷鎖山腰。貴溪道中沙虛寒集雁。風急健呼鴈。市汊即事衝風橫斷影。帶水咽離聲。咏歸雁七言云。夕陽水碓鳴孤澈。遠樹秋蟬明。斷風桐廬道中別浦草長封斷鍊。荒原風急嘯枯棲。寄懷陳梅先生暮江風急雁初度。旅榜月明人未歸。旅夜懷二兄殘旗捲霧迷寒草。故壘連雲鎖夕陽。再渡鄱陽湖夜暝重林鳥未返。寒生孤枕客先知。旅夜懷二兄感懷殘月棲巖沈桂魄。嚴霜壓樹結冰花。偶述苦寒

馬寒中上舍居插花山中擁書萬卷築道古樓與姊李氏惜日唱和其中世望之若神仙中人寒雁樓詩自序云。予年十六曾入是樓。忽忽四五年。便有生死之隔。聊賦知章心正惻惻未已也。不堪往事話零星。寒雁樓頭初定情。記得夜來風雨亂。幽花強力到三更。月暗高樓人定時。挑燈學我細吟詩。偶然七字粗能律。便道從今弟勝師。香犀滿泛玉浮梁。妾手擎來夜勸郎。郎自無端推酒立。泥人一笑卸殘妝。問年十五小於我。竝立花前如我長。究竟性情孩子樣。笑啼作戲慣無常。草龍帳底坐新涼。葵扇輕搖話正長。話到後緣難的的。低頭不語去思量。別來好夢已無因。死後書來重苦辛。自是少君難再得。縷金裙子最傷神。寒雁樓今不可考。又嘗游吳氏經時始歸。查謙以詩云。楊花豈向一人開。此去吳家笑幾回。惆悵西山歸棹後。問他可有阿誰來。寒中和答曰。楊花原是路旁開。且愛柔條看一回。假使春風戀個煞。可知今夜未歸來。其風情如此。

漁洋詩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查堯卿上舍謂分甘餘話稱儀徵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考今儀徵並無其地不知漁洋何所據故其真州雜咏云古墓已迷仙掌路。昏雅尙弔柳屯田。篤案獨醒雜志耆卿死葬棗陽縣之花山每歲清明詞人集其下爲弔柳會則真州之有柳墓或傳聞之譌也。

宋王仲甫字明之岐公猶子也翰墨著於一時客吳時有所愛至京師爲岐公強留逾時不返因作詩曰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筋歸期割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聰明之中吳紀聞謂此詩用古樂府葬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

海鹽胡宣子谷水談林杜工部贈李八祕書別云一戎繼汎馬劉須溪以一戎爲不成語余案高宗伐高麗克之制一戎大定樂習用既久想不爲破句耳。騷考梁元帝答羣下勸進令云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蓋六朝人已有此語非唐人瓶爲之矣。

文選張茂先贈答何劭詩云道長苦志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李善注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蓋詩意力小圖大恐違周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戒而容齋三筆云禮緇衣篇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引文選此詩以爲詩乃周任所作此殆所謂不觀上下文之過與。

韓致光香奩詩.蜂偷崖蜜初嘗處.鶯啄含桃欲嚙時.竊謂上句蓋卽古樂府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意.故下聯云酒薄襟懷微駁駭.春牽情緒更融怡.亦各承一句.駁駭馬駁駭馬而初嘗欲嚙駁駭融怡安雙聲疊韻於四句中.彌見晚唐人詩律之工細.

毘陵唐孔明孝廉字昭號半園外史家富藏書工吟咏有擬故宮詞四十首雖不及仲初花藻間有可補蘆城所未備者三宮列坐御筵旁戲謔詼諺總不妨獨有儀文難假借謝恩一次一持觴香湯百種蚤澄清任取金盆次第傾伺得內家剛浴起一盃古刺水先呈聞道君王宴月樓諸宮絡繹進珍羞偶然醉裏龍袍汚薄浣宜頒獅子油龍樓夜炙百餘盤錦被依牀丈六寬女侍一時齊出閣至尊已進保和丸朝罷回鑾燕豫時愛抽古史徹宵披丹鉛每到芳規處傳勅中宮召主兒

唐茂業與元沈氏莊云江繞武侯籌筆地雨昏張載勒銘山又蒲津河亭云煙橫博望乘楂水日上文王避雨陵世爲名句同時鄭都官蜀中詩亦有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之句然氣象殊不逮爾

桃溪在宜興縣西南六十里又名張溪南唐門下侍郎張居詠居此子孫因家焉宋建炎中岳侯曾館於張大年家有題屏書詳雲麓漫鈔又有贈張完詩一絕云無心買酒謁青春對鏡空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張後人并完和詩刻石於其家祠中詞海遺珠又載武穆逸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今世刻武穆集皆未見知其不傳者多矣

東家雜記載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杏壇。歷級而上。頤弟子曰。茲非臧文仲誓將之壇乎。睹物思人。命琴而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又衝波傳云。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游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採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圍。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曰。用蜜塗蜘蛛絲。將繫蠅。蠅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煙熏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矣。按前歌諸家琴譜皆不錄。竟似一首七言絕句。後四句并開聯句之濫觴。而荒謬無理。尤足噴飯。

馬雞出秦州。大倍於常雞。形如馬。偏體蒼翠。耳毛植豎。面足赤。若塗朱。宋荔裳觀察在北平時。署中嘗蓄之。荔裳爲之賦詩。錢塘李考叔和作云。珍禽元不產龍城。隴右攜來司五更。種竝岐陽丹鳳出。名同天厩血駒生。耳毛削竹青驥立。距汗天桃赤兔行。我亦不甘終伏櫪。披星擁劍侍伊鳴。披星一作幾回考叔名穎。

錢塘人諸生毛文龍守皮島時。穎常在其幕中。

錢塘莫如京。字雲卿。文雅好事。毛稚黃謂興明華亭莫是龍可相伯仲。家於東園。有高雲閣。疏泉列石。頗極清曠。昆陵惲壽平與相友善。至杭必寓閣上。閒多題咏。如露蔓平窺石。煙蘿半浸池。薜荔愁中鬼。桃花劫外身。舊雨青氈在。新愁白髮知。無山多怨鶴。得樹亦棲鸞等句。皆可想見當日風槩。餘詳東城雜記。

杜常華清宮詩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多入長楊作雨聲。曉風字重下句西風字或改作曉乘亦未佳。楊升菴云見宋敏求長安志乃是星字。敏求又云長楊非宮名。朝元閣去長楊五百里。此乃風入長楊樹葉作雨聲也。溫陵黃俞邵云考前說今本長安志乃無之後說則李好文志圖中語而升菴以爲敏求似誤。右見俞邵長安志跋。元吳師道詩話亦有此論。蓋升菴所祖也。

虹橋板出武夷山中。傳爲仙物。在高峯之巔。人跡不能到。嘗因風飄墮谿礀間。爲樵牧所得。稍不謹。則凌空飛去。張芑堂燕昌嘗見一片於杭。吳達夫家爲之題識。越十年餘。竟爲芑堂所得。板長尺餘。廣二寸。厚三分。色如楠木。其質堅細而有文。一角微白。賞玩家多著於吟咏。梁山舟太史詩云。虹桥之板才徑尺。付與幽人鎖玉格。延陵寶藏東海題。題處天然一角白。書不可信事可傳。非柟非柏無人識。卽今散落市塵中。君獨何緣收拾得。當年吹墮武夷峯。仙凡情悅將毋同。須防一夜風雨疾。飛去天邊化斷虹。此詩可追響竹垞子嘗見沈椒園廉訪舊藏唐劉蛻硯。以虹桥板爲匣。硯石紫色。長不及三寸。廣寸餘。厚四分。旁有蛻字篆書。按唐詩人尚有陳蛻。肅代閑人。見唐詩紀事。此不知何以定爲劉蛻也。硯今歸陳仲魚孝廉。

穆陵關壁間。有人題詩云。獨上亭臺耳目新。情懷何異葛天民。江山寄跡原非我。天地爲廬亦借人。收盡尊前千里目。流空衣上十年塵。有詩不寫酬佳景。卻恐風塵笑客貧。詩極蕭爽。或傳呂純陽所作。義興盧九台先生過其下。讀而善之。嘗和其韻。

陸東陸初名董志字倩迂江陰人嘗爲非錢詩百五十種蓋實非錢而以錢名者又取錢之確見經傳而無疑者各系之以五言律凡若干首分類爲小序予疑今世所傳松塔耦心梳錢及臨安府鏤牌等皆可入非錢類惜乎陸詩不得見

查東山先生遇吳順恪事世皆贊稱予觀東山所作敬修堂同學出處偶記有似出於傳聞之過者豈當日以其既貴而故爲之諱耶記云己亥余客長樂潮鎮吳葛如以厚幣邀余至其軍爲語南鄙夙昔艱難諸狀方在席無所指顧而境內不軌猝縛至階下告余曰吾徵發而彼遁矣吾密行內間不失一矢未幾而不軌之所恃豪爲戢他不靖幾圍奉飛符報命葛如曰是又內間之轉行也吾左右尙不聞之葛如能詩自比武侯故以六奇爲名大率用兵以計勝顧名知之矣時令其長君啓晉晉弟啓豐偕侍余座晉字長源啓豐字文源長源已登丁酉賢書生而韶秀玉立工詩所至輒流連興懷古昔疾行五指篇什繁富不勝舉也余嘗敘其爲文有關戢安之大者嗣余詩可之選凡仕宦游歷所賦無不及之專帙東歸途入葛如湊陽峽一詩別久之投余遠問則葛如病而長君晉已修文去矣葛如隨物故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德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文源乃邀卹蒙殊格得襲古句稱三十登壇而文源齒弱未及初晤余時去總角無幾便以能屬文廩膠庠不意其投筆指顧風雲用儒柔奠南服也

宋南渡時宣尼嫡孫隨國南遷占籍浙之衢州至元孔洙以曲阜守墓奏讓公爵世祖允其讓而嘉之以

洙爲祭酒。厥後遂爲布衣。明正德間。海寧董泓特言於衛守沈灝。奏保孔子五十七世孫彥繩襲五經博士。衛之有博士。蓋自此始。方彥繩北上時。泓爲祖道於衛之萬松書院。董蘿石先生有長歌紀其事。海鹽錢東圩。其先本何姓。明初隸成籍。以稚子鞠於錢氏。因蒙其姓。至東圩始訪獲何氏。遺襲而祀之。從吾道人嘗爲賦河源復古詩云。遺志傳來事可知。不同鴻漸易中推。提攜道遠嬰難保。寄養恩深氏可移。河脈已窮星宿海。梧巢今見鳳皇枝。荒村暮道無寒食。又見焚黃酌酒時。至商隱先生汝霖復姓何氏。而竟無後人。謂由復姓之故。然其理亦不可解也。

蔣山傭詩律蒙告云。律詩如岑嘉州嬌歌急管。雜清絲止是不拈。不可謂之拗。如子美云。去年登高郪縣北。乃是拗也。拗非律之正體。中唐始有之。拗須拗到底。古詩尤忌湊韻。有一句湊韻。即是懈處。通篇格律都減。律詩中八句。其流動處轉一句。深一層。乃爲合格。若上深下淺。上紓下直。便是不稱。上兩句對立。若上比下賦。上賦下比。皆詩格所無。是知作近體者。亦不可不知六義。詩家於敍事之中。有一句二句用譬喻或故事。俗謂之襯貼。則古人未嘗不用。但或在敍事前。或在轉折處。或正意已足。須得引證。若於賦中突出一句。此便是湊句。凡律中二聯用字。稍有雕刻。不妨。首末二聯。須老成渾脫。首聯如春。中聯如夏。秋末聯如冬。八句中具四時之氣。方爲合格。詩避三巧。巧句。巧意。巧對。三者大家所忌也。律詩中有活對者。有不對者。必其用意處也。意活則詩亦從之。小有參差不害。然其上下文必有整齊之句。無通篇活對者。律詩中二聯。往往一聯寫情。一聯卽景。情聯多活。活則神氣生動。

景聯多板板則格法端詳此一定之法亦自然之文也。律詩下四字押韻大率半虛半實其有四虛四實四板四活最難用惟有大筆力者能之。啞韻能響者其人必貴險韻能穩者其人必安子曰知者樂仁者壽吾於詩見之學詩不可但學句法須以一氣渾成爲上若逐句作去者不足言詩學詩不可先學律詩右見盛中隨筆

陳乾初先生黃棟頭歌三月風吹黃棟茶低枝肥白長新芽蓬松滿野無須買採取盈筐不厭奢小曝庭中勿過乾晶鹽細拌上新鐔少虛鐔口毋封裹一寸翻將浸水盤浸水盤日一易兼旬出之美無敵福州橄欖旨不如洞水芥茶香未及千古只有淵明詩風韻清遙神似之自注曰詩中無淵明比食味中無黃棟比嚼水黃棟四五莖以陶詩百篇下之庶稱元賞黃棟頭至今吾鄉猶尚之。

長洲韓其武驥著補瓢存藁歸愚先生序之嫁女詞云鼓吹迎門燭焰紅悲啼聲雜笑言中乘龍但願逢佳婿貢犬何妨作乃翁舊版盡搜慈母篋新妝旋換別家風梁家眉案張家黛莫負當年育汝功亦可謂善寫物情者矣其武沒後嘗託夢家人言錢塘吳主事一職是其後身予某特至杭訪之時吳已登賢書避不肯見未幾亦卒年二十有八。

抱朴子謂竈之神每月晦日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今俗以臘月二十四日爲竈神上天北方有以二十三日者案范石湖祀竈詞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是古用二十四日也是日多設酒果祭送或用膠牙餳四川綿州志俗謂黏竈神牙使不得言尤無稽竹垞醉司命辭餳糕粉

蕩雜遷上陳。藉糟漉滓之竈門。司命入覲。行步僂旅。覩覩兩目。醉不能語。亦屬文人託興。子友周勤補孝廉廣業。嘗有詩云。膠糖祀竈潔春盤。歸到天庭夜未闌。持奏玉皇無好事。且將過惡替人瞞。措詞極爲婉妙。

明明秀上人。號雪江。嗣法於海鹽天寧寺。天機靜慧。前挹梵公之清芬。後啓湛師之駿逸。嘗與朱西村陳句溪諸老。結社唱和。其送陽明謫龍場驛丞詩。蠻煙瘦馬經山驛。瘴雨寒雞夢早朝之句。尤爲時誦。予嘗得其手蹟蘿壁山房圖詩并記。云蘿壁山房圖。迺香光居士爲元津濟公所繪。筆法精妙。真天奇也。國初諸老宿。皆賦咏之。若干年爲西宗意公所得。亦有紀識。意之沒復若干年。傳於大雲慶公三十年。前余在南屏。始獲一睹。今又歸我東啓昕公。昕因號之曰蘿壁。蓋有慕於昔人者也。嗚呼。未百五十年。此卷不知幾易主。慨時易世殊。而人生猶夢幻也。然則此卷閱人。誠一傳舍耳。東啓聊亦坐香光之壇。觀諸老之言。而進於清淨法性中。則斯卷之功。不爲少矣。遂紀世次於末。并賦以詩。白雲半畝小蘭若。垂老安心心自安。春泉引夢松花淨。月色侵門山翠寒。茶杯采掇細煙雨。禪牀映帶青琅玕。栖息此中同傳舍。不知坐破幾蒲團。末署石門山人明秀。嘉靖七年春三月臘日在嘉會堂記。按記中所謂香光居士者。王叔明也。雪江後居錢塘聖果寺。更號石門山人。有雪江集。今不傳。此跡今歸芭堂明經。檣李諸襄七太史。謝友人寄參詩云。虎穴探深得。羊頭絕頂剗。異名傳鬼蓋。上藥令人衡。有客憐多病。輕郵致密緘。文場遲跔跔。明日好抽帆。皮襲美聯句。跔跔松形矮。般躡檜樾矬。又詩。櫑稚風聲瘞。跔跔地

力疾。般跚襪襪與跔跔俱疊韻對格。

按跔音部下切。阿音苦下切。李建勳有跔阿爲詩跔阿書之句。

明侯官曾弗人先生撰所著紡授堂集詩立意求新。未免稍流於詭。其與趙十五論詩書云。弟嘗謂古詩難於律詩。五言律難於七言律。杜詩七律罕不奇妙者。至五言平率高古。遂已參半。惟王孟五律妙於七言。殆有天授。譬則陶令爲五言古神品時。固未有七言之體。即有而陶爲之亦未必不亞於五言。要未可謂五言之較易也。七言律渾堅沈鶯中易暢易動。纖縮二字。暢則不堅。動斯未沈。不動不暢。又涉平板。今使縮長句爲短句。難。展短句爲長句。易。是以從後人而觀。則歐蘇流暢於韓柳。韓柳流暢於史漢。史漢流暢於左氏。左氏流暢於尚書。然而尚書左傳短節中未嘗不暢不動。秦漢而後。遂以漸加。斯則句從古短字以世增。以此思五七言難易。便自了然。且作詩者從古體入手。雖律詩亦有空曠之妙。王孟之五言。杜之七言。皆以古詩爲律詩者也。少陵五律。王孟七律。則以律詩爲律詩矣。今之學詩者。從律詩入。以其有占。有儻。易於取偶成篇。其律又從五言入。正如里塾小兒。學作對句。以字多者爲能。盲師矜喝。瞽於峒疑。宜其謂七言最難合作。甚於五律也。至謂律詩難於古體。則又謾短欺人。瞽之習應制義者。謂時義難於古文。爲左馬韓蘇易爲王唐瞿薛難。更無是理。可以無辨者。弗人之論。多中時病。蓋亦未嘗無心得者。

趙孟奎分類唐歌詩一百卷。昔人未見著錄。收藏家亦絕少。明葉文莊涇東臺中有舊唐歌詩殘本後云。僅得實存二十七卷。蓋已不及三之一矣。文莊自言從雷景陽侍郎借鈔。往予在吳門。書肆見不全宋